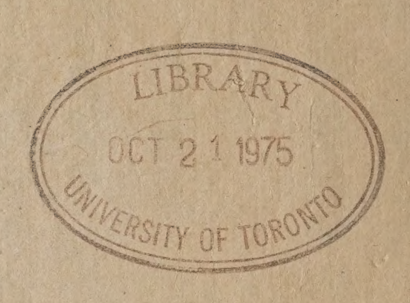




呻吟語卷之二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刊

內篇

修身

六合是我底六合那箇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箇是我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底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上人都有不是余甚耻之若說分外好這又是賢智之過便不是好

率眞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

深其惟君子乎

沉靜最是美質蓋心存而不放者今人獨居無事已自岑寂難堪纔應事接人便任口恣情即是清狂亦非蓄德之器

攻己惡者顧不得攻人之惡若嘵嘵爾雌黃人定是自治疎底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身是心當家是主人翁當郡邑是守令當九邊是將帥當千官是冢宰當天下是天子當道是聖人當故宇宙內幾椿大事學者要挺身獨任讓不得人亦與人

討行止不得

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冷勁勁方是眞醒

人生得有餘氣便有受用處言盡口說事盡意做此是薄命子

淸人不借外景爲襟懷高士不以塵識染情性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子不失身纔有了一分人連這箇也犯了再休說別箇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講學論道于師友之時知其心術之所藏何如也飭躬

勵行于見聞之地知其暗室之所為何如也然則盜跖非元憝也彼盜利而不盜名也世之大盜名利兩得者居其最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不足與有為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以此

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為夜

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晏息不敢有一息惰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慆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强不即于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覔懽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跖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跖自待也

孟子看鄉黨自好看得甚卑近來看鄉黨人自好底不多愛名惜節自好之謂也

少年之情欲收斂不欲豪暢可以謹德老人之情欲豪暢不欲鬱閼可以養生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坐間皆談笑而我色莊坐間皆悲感而我色怡此之謂乖戾處己處人兩失之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

不至乃所以為愚也

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却因毀言輒便消沮這是極無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重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為吾道必大行之日然後見便是抱關擊柝自有不可枉之道松栢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為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為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處衆人中孤另另的別作一色人亦吾道之所不取也
子曰羣而不黨羣占了八九分不黨只到那不可處
方用其用之也不害其羣才見把持才見涵養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好不
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
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
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卽使眞正好名
所爲却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耶眞加
于好名一等矣果蹠耶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
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
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凡我君子其尚獨

復自持毋爲嘵嘵者所撼哉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于君之付托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耻之

盜嫂之誣雋不疑撾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幸也何者誣其所無無近似之迹也雖不辨而久則自明

矣或曰使二子有嫂有婦翁亦當辨否曰嫌疑之迹君子安得不辨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償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已以病人亦不自汙以狥世

聽言不爽非聖人不能根以有成之心蜚以近似之語加之以不避嫌之事當倉卒無及之際懷隔閡難辨之恨父子可以相賊死亡可以不顧怒室閱牆稽脣反目何足道哉古今國家之敗亡此居強半聖人忘於無言智者照以先覺賢者熄於未著剛者絕其口語忍者斷於不行非此五者無良術矣

榮辱係乎所立所立者固則榮隨之雖有可辱人不忍

加也所立者廢則辱隨之雖有可榮人不屑及也是故君子愛其所自立懼其所自廢

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盛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反是皆敗道也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妬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寧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也寧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

居尊大之位而使賢者忘其貴重卑者樂於親炙則其

人可知矣

人不難於違衆而難於違已能違已矣違衆何難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恬淡老成人又不能俛仰一世便覺乾燥圓和甘潤人又不能把持一身便覺脂韋

做人要做箇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媿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

使人我一般不嘵嘵露頭角立標臬而胷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嘗自附于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明理省事甚難此四字終身理會不盡得了時無往而不裕如

胷中有一箇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爭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即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此士之稂莠也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

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學欲博技欲工難說不是一長總較作人只是夠了便止學如班馬字如鍾王文如曹劉詩如李杜錚錚千古知名只是箇小藝習所貴在作人好

到當說處一句便有千鈞之力却又不激不疎此是言之上乘除外雖十緘也不妨

循弊規若時王之制守時套若先聖之經侈已自得惡聞正論是人也亦大可憐矣世教奚賴焉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

白不可過耳

未適可必止可旣適可不過可務求適可而止此吾人日用持循須臾離心不得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傷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作人要如神龍屈伸變化自得自如不可爲勢利術數所拘縛若羈絆隨人不能自決只是箇牛羊然亦不

可嘵嘵悻悻故大智上哲看得幾事分明外面要無
迹無言胷中要獨往獨來怎被機械人駕馭得

財色名位此四字考人品之大節目也這裏打不過小
善不足錄矣自古砥礪名節者兢兢在這裏做工夫
最不可容易放過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
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卽有
知識而亦不當言也葢體統名分確然不可易者在
道義之外以道相成以心相與在體統名分之外哀
哉後世之貴要尊長而遂無過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

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已耶

往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推廣爲男兒八景云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盤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氷淸之骨此八景予甚媿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

求人已不可又求人之轉求狗人之求已不可又轉求人之狗人患難求人已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耻

文名才名藝名勇名人儘讓得過惟是道德之名則妬

者衆矣無文無才無藝無勇人儘謙得起惟是無道德之名則媿者衆矣君子以道德之實潛修以道德之名自掩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已而不求諸人無諸已而不非諸人自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乾坤儘大何處容我不得而到處不爲人所容則我之難容也眇然一身而爲世上難容之人乃號於人曰人之不能容我也吁亦愚矣哉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

不尊而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諸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聖人之道太和而已故萬物皆育便是秋冬不害其爲太和況太和又未嘗不在秋冬宇宙間哉余性褊無宏度平心温容巽語願從事於太和之道以自廣焉

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

浪笑却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却不作孽了一日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認了一生人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些甚麽事到頭成箇甚麽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明鏡雖足以照秋毫之末然持以照面不照手者何面不自見借鏡以見若手則吾自見之矣鏡雖明不明於目也故君子貴自知自信以人言爲進止是照手之識也若耳目識見所不及則匪天下之見聞不濟矣

義命法此三者君子之所以定身而衆人之所妄念者也從妄念而巧邪圖以幸其私君子耻之夫義不當爲命不能爲法不敢爲雖欲强之豈惟無獲所喪多矣卽獲亦非福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窓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不自潔而人潔之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惟

爲善心不眞誠之故耳果眞果誠尚有甘死饑寒而
樂於趨善者

有象而無體者畫人也欲爲而不能爲有體而無用者
塑人也淸淨尊嚴享犧牲香火而一無所爲有運動
而無知覺者偶人也待提掇指使而後爲此三人者
身無血氣心無靈明吾無責矣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箇我故富貴
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牵
掛我到底只是箇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
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
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

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真身外物為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況吾儒乎吾輩做工夫這箇是第一吾愧不能以告同志者

本分二字妙不容言君子持身不可不知本分知本分則千態萬狀一毫加損不得聖王為治當使民得其本分得本分則榮辱死生一毫怨望不得子弑父臣弑君皆由不知本分始

兩柔無聲合也一柔無聲受也兩剛必碎激也一剛必損積也故易取一剛一柔是謂平中以成天下之務以和一身之德君子尚之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史也人

之心史眞惟我有心史而後無畏人之心史矣

淫怒是大惡裏面御不住氣外面顧不得人成甚涵養

或曰涵養歇無怒乎曰聖賢之怒自別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與不爲善貧富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毀譽無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古人之寛大非直爲道理當如此然餘有受用處宏器度以養德也省怨怒以養氣也絶仇讐以遠禍也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見聞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只見得眼前都不可意便是箇礙世之人人不可我意我必不可人意不可人意者我一人不可我意者千萬人嗚呼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危者也是故智者能與世宜至人不與世礙

性分職分名分勢分此四者宇內之大物性分職分在已在已者不可不盡名分勢分在上在上者不可不守

初看得我汙了世界便是箇盜跖後看得世界汙了我便是箇伯夷最後看得世界也不汙我我也不汙世界便是箇老子

心要有城池口要有門戶有城池則不出有門戶則不

縱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媿不奮能媿能奮聖人可至

有道之言得之心悟有德之言得之躬行有道之言宏暢有德之言親切有道之言如遊萬貨之肆有德之言如發萬貨之商有道者不容不言有德者無俟於言雖然未嘗不言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學者說話要箇重從容循物傍事這便是說話中涵養

或問不怨不尤了恐於事天處人上更要留心不曰這天人兩項千頭萬緒如何照管得來有箇簡便之法只在自家身上做一念一言一事都點檢得沒我分

毫不是邪禍福毀譽都不須理會我無求禍之道而禍來自有天耽錯我無致毀之道而毀來自有人耽錯與我全不干涉若福與譽是我應得底我不加喜是我倖得底我且惶懼愧赧況天也有力量不能底人也有知識不到底也要體悉他却有一件緊要生怕我不能格天動物這箇稍有欠缺自怨自尤且不暇又那顧得別箇孔子說箇上不怨下不尤是不願乎其外道理孟子說箇仰不愧俯不怍是素位而行道理此二意常相須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處之以疎人欲本善夤緣而吾又狎之以親小人滿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

身之修得乎故學者與天理處始則敬之如師保既而親之如骨肉久則渾化爲一體人欲雖欲乘間而入也無從矣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外勍敵五聲色貨利名位患難晏安內勍敵五惡怒喜好牽纏褊急積慣士君子終日被這箇昏惑凌駕此小勇者之所納欵而大勇者之所務克也

元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不遠之復不若未行之審也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僞

做大官底是一樣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樣家數

見義不爲又托之違衆此力行者之大戒也若肯務實又自逃名不患於無術吾竊以自恨焉

恭敬謙謹此四字有心之善也狎侮傲凌此四字有心之惡也人所易知也至於怠忽惰慢此四字乃無心之失耳而丹書之戒怠勝敬者凶論治忽者至分存亡大學以傲惰同論曾子以暴慢連語者何哉蓋天下之禍患皆起於四字一身之罪過皆生於四字怠則一切苟且忽則一切昏忘惰則一切疎懶慢則一切延遲以之應事則萬事皆廢以之接人則衆心皆

離古人臨民如馭朽索使人如承大祭況接平交以上者乎古人處事不泄邇不忘遠況目前之親切重大者乎故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此九字即毋不敬毋不敬三字非但聖狂之分存亡治亂死生禍福之關也必然不易之理也沉心精應者始眞知之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古人慎言每云有餘不敢盡今人只盡其餘還不成大過只是附會支吾心知其非而取辨於口不至屈人不止則又盡有餘者之罪人也

眞正受用處十分用不得一分那九分都無些干係而拚死忘生忍辱動氣以求之者皆九分也何術悟得

他醒可笑可嘆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聖人之聞善言也欣欣然惟恐尼之故和之以同言以開其樂告之誠聖人之聞過言也引引然惟恐拂之故內之以溫色以誘其忠告之實何也進德改過爲其有益於我也此之謂至知

古者招隱逸今也獎恬退吾黨可以媿矣古者隱逸養道不得已而後出今也恬退養望邀虛名以干進吾黨可以戒矣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頋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治亂係所用事天下國家君子用事則治小人用事則亂一身德性用事則治氣習用事則亂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着力便是穴上着針癢處着手

試點檢終日說話有幾句恰好底便見所養

業刻木如鉅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

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貪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古之謗人也忠厚誠篤株林之語何等渾涵與人之謡猶道實事後世則不然所怨在此所謗在彼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而其謗不足以行也乃別生

一項議論其才辨附會足以眩吾怨之之實啟人信之之心能使被謗者不能免謗之之禍而我逃謗人之罪嗚呼今之謗雖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聖賢處謗無別法只是自修其禍福則聽之耳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任教萬分矜持千分點檢裏面無自然根本倉卒之際忽突之頃本態自然露出是以君子慎獨獨中只有這箇發出來只是這箇何勞回護何用支吾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柰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

聖人不以無可柰何者自諉

或問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無乃非儉素之義與曰公此問甚好愼修君子寧失之儉素不妨若論大中至正之道得之爲有財却儉不中禮與無財不得爲而侈然自奉者相去雖遠而失中則均聖賢不諱奢之名不貪儉之美只要道理上恰好耳

寡恩曰薄傷恩曰刻盡事曰切過事曰激此四者寬厚之所深戒也

易稱道濟天下而吾儒事業動稱行道濟時濟世安民聖人未嘗不貴濟也舟覆矣而保得舟在謂之濟可乎故爲天下者患知有其身有其身不可以爲天下

萬物安於知足死於無厭

足恭過厚多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原者徼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一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到久久又

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着色喫力過失走出這箇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道遠而足不前急耘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

禮義之大防壞于衆人一念之苟譬如由徑之人只爲一時倦行幾步便平地踏破一條蹊徑後來人跟尋舊跡踵成不可塞之大道是以君子當衆人所驚之事略不動容纔干礙禮義上些須便愕然變色若觸大刑憲然懼大防之不可潰而微端之不可開也嗟夫此衆人之所謂迂而不以爲重輕者也此開天下

不可塞之釁者自苟且之人始也

大行之美以孝爲第一細行之美以廉爲第一此二者
君子之所務敦也然而不辨之申生不如不告之舜
井上之李不如受饋之鵞此二者孝廉之所務辨也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已是
我主張此三者不相奪也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於理
耳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
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
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

取善而不用依舊是尋常人何貴於取譬之八珍方丈而不下箸依然餓死耳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闃然無迹若面目都是精神卽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畢竟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着力耳或

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跖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有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

世人皆知笑人笑人不妨笑到是處便難到可以笑人時則更難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闘

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精明世所畏也而暴之才能世所妒也而市之不沒也夫

只一箇貪愛心第一可賤可恥羊馬之於水草蠅蟻之於腥羶蜣螂之於積糞都是這箇念頭是以君子制欲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蹤少就好嘗

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閒世上不平事便滿腹憤懣出激切之語此最淺夫薄子士君子之大戒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言出諸口身何與焉而身亡五味宜於口腹何知焉而腹病小害大昭昭也而人每縱之狥之恣其所出供其所入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心之証也即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目

上故君子無媿心則無怍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
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長也

韋弁布衣是我生初服不媿此生儘可以還大造軒冕
是甚物事將箇丈夫來做壞了有甚面目對那青天
白日是宇宙中一腐臭物也乃揚眉吐氣以此誇人
而世人共榮慕之亦大異事

多少英雄豪傑可與爲善而卒無成只爲拔此身子習
俗中不出若不恤羣謗斷以必行以古人爲契友以
天地爲知己任他千誣萬毀何妨

爲人無負揚善者之心無實稱惡者之口亦可以語眞
修矣

身者道之輿也身載道以行道非載身以行也故君子道行則身從之以進道不行則身從之以退道不行而求進不已辟之大賈百貨山積不售不載以歸而又以空輿雇錢也販夫笑之貪鄙孰甚焉故出處之分只有二語道行則仕道不行則卷而懷之舍是皆非也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箇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亦須待價況士君子之身乎

修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人能不護短則長進者至

矣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豪無婦人之態柔懦無兒女之態嬌稚無市井之態貪鄙無俗子之態庸陋無蕩子之態儇佻無伶優之態滑稽無閭閻之態村野無堂下人之態局迫無婢子之態卑諂無偵諜之態詭闇無商賈之態衒售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君子有過不辭謗無過不反謗共過不推謗謗無所損於君子也

惟聖賢終日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盡不然未有無過者故惟寡言者寡過

心無留言言無擇人雖露肺肝君子不取也彼固自以爲光明矣君子何嘗不光明自不輕言言則心口如一耳

保身底是德義害身底是才能德義中之才能嗚呼免矣

恒言疎懶勤謹此四字每相因懶生疎謹自勤聖賢之身豈生而惡逸好勞哉知天下皆惰慢則百務廢弛而亂亡隨之矣先正云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怠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曰懼曰強而聖賢之情見矣所謂憂勤惕勵者也惟憂故勤惟惕故勵

謔非有道之言也孔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灑今之

戲者媟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

予不好走貴公之門雖情義所關每以無謂而止或讓之予曰奔走貴公得不謂其喜乎或曰懼彼以不奔走爲罪也予嘆曰不然貴公之門奔走如市彼固厭苦之甚者見於顔面但渾厚忍不發於聲耳徒輸自已一勤勞徒增貴公一厭惡且入門一揖之後賓主各無可言此面愧赧已無發付處矣予恐初入仕者狃於衆套而不敢獨異故發明之

亡我者我也人不自亡誰能亡之

沾沾煦煦柔潤可人丈夫之大耻也君子豈欲與人乖戾但自有正情眞味故柔嘉不是軟美自愛者不可不辨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宏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以故也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詫市井兒蓋棺有餘愧矣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

君子愼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巳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
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也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
惡莫大於深險
自家才德自家明白的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爲難
稱若巳踰涘分而觖望無窮却是難爲了造物孔孟
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
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愼與
一日與友人論身修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
棄平日爲惡卽屬纊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

況一息尚存乎

旣做人在世間便要勁爽爽立錚錚的若如春蚓秋蛇風花雨絮一生靠人作骨恰似世上多了這箇人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靡綺者病其陋繁縟者病其簡謙恭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怎可得一世之人只自點檢吾身某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衆口孔子不能卽能之成箇甚麼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爲從違不以衆言爲憂喜

夫禮非徒親人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非徒尊人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

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

利

古之人勤勵今之人惰慢勤勵故精明而德日修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憂勤惕勵

先王之禮文用以飾情後世之禮文用以飾僞飾情則三千三百雖至繁也不害其爲率眞飾僞則雖一揖一拜已自多矣後之惡飾僞者乃一切苟簡決裂以潰天下之防而自謂之率眞將流於伯子之簡而不可行又禮之賊也

清者濁所妬也而又激之淺之乎其爲量矣是故君子於已諱美於人藏疾若有激濁之任者不害其爲分曉

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不善在彼我何與焉

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此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百姓的眞借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些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剛明世之碍也剛而婉明而晦免禍也夫

君子之所持循只有兩條路非先聖之成規則時王之定制此外悉邪也俗也君子不由

非直之難而善用其直之難非用直之難而善養其直之難

處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責己不妨于厚責人不

妨於薄

坐於廣衆之中四顧而後語不先聲不揚聲不獨聲苦處是正容謹節樂處是手舞足蹈這箇樂又從那苦處來

滑稽詼諧言畢而左右顧惟恐人無笑容此所謂巧言令色者也小人側媚皆此態耳小子戒之

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者之大戒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

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余二十年前曾有心迹雙淸之志十年來有四語云行欲淸名欲濁道欲進身欲退利欲後害欲前人欲豐已欲約近看來太執著太矯激只以無心任自然求當其可耳名迹一任去來不須照管

君子之爲善也以爲理所當爲非要福非干祿其不爲不善也以爲理所不當爲非懼禍非遠罪至於垂世教則諄諄以禍福刑賞爲言此天地聖王勸懲之大權君子不敢不奉若而與衆共守也

茂林芳樹好鳥之媒也汙池濁渠穢虫之母也氣類之

自然也善不與福期惡不與禍招君子見正人而合邪人見憸夫而客

吾觀於射而知言行矣夫射審而後發有定見也滿而後發有定力也夫言能審滿則言無不中行能審滿則行無不得今之言行皆亂放矢也即中幸耳

蝸以涎見覓蟬以聲見黏螢以光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之名

大相反者大相似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怒極則笑喜極則悲

敬者不苟之謂也故反苟爲敬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磨甎砌壁不塗以堊惡掩其眞也一堊則人謂糞土之牆矣凡外飾者皆內不足者至道無言至言無文至文無法

苦毒易避甘毒難避晉人之壁馬齊人之女樂越人之子女玉帛其毒甚矣而愚者如飴即知之亦不復顧也由是推之人皆有甘毒不必自外饋而耽耽求之者且衆焉豈獨虞人魯人吳人愚哉知味者可以懼矣

好逸惡勞甘食悅色適己害羣擇便逞忿雖鳥獸亦能之靈於萬物者當求有別不然類之矣且鳳德麟仁鶴淸豕直烏孝鴈貞苟擇鳥獸之有知者而效法之

且不失爲君子矣可以人而不如乎
萬事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
體食之設只爲充饑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
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
分外的都是多了
士大夫殃及子孫者有十一曰優免太侈二曰侵奪太
多三曰請托滅公四曰恃勢凌人五曰困累鄉黨六
曰要結權貴損國病人七曰盜上剝下以實私橐八
曰贊鼓邪說搖亂國是九曰樹黨報復陰中善人十
曰引用邪昵虐民病國
兒輩問立身之道曰本分之內不欠纖微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今也舍本分弗圖而加於本分之外者不啻千萬矣內外之分何處别白况敢問纖微毫末間耶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學者事事要自責愼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

童心俗態此二者士人之大耻也二耻不脫終不可以入君子之路

習威儀容止甚不打緊必須是瑟僴中發出來纔是盛德光輝那箇不嚴厲不放肆莊重不爲矜持戲謔不

爲媟嫚惟有道者能之惟有德者識之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淺之色作爲之狀便是

屋漏少工夫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

君子防所以累者

枕席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墻卑室淺者無論卽宮

禁之深嚴無有言而不知動而不聞者士君子不愛

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愼與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

勢爲德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愼

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氓之詩悔恨之極也可爲士君子殷鑒當三復之唐詩有云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又近世有名言一偶云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此語足道氓詩心事其曰亦已焉哉所謂何嗟及矣無可奈何之辭也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此省身之大懼也士君子愼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食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謹言慎動省事清心與世無碍與人無求此謂小跳脫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
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善養身者饑渴寒暑勞役外感屢變而氣體若一未嘗
變也善養德者死生榮辱夷險外感屢變而意念若
一未嘗變也夫藏令之身至發揚時而解体長令之
身至收斂時而鬱閼不得謂之定氣宿稱鎮靜臺倉
卒而色變宿稱澹泊至紛華而心動不得謂之定力
斯二者皆無養之過也
裏面要活潑於規矩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擺脫於禮
法之中無令矯强

四十以前養得定則老而愈堅養不定則老而愈壞百年實難是以君子進德修業貴及時也

涵養如培脆萌省察如搜田蠹克治如去盤根涵養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勍敵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克治用是絕是忽工夫

世上只有箇道理是可貪可欲的初不限于取數之多何者所性分定原是無限量的終身行之不盡此外都是人欲最不可萌一毫歆羨心天之生人各有一定的分涯聖人制人各有一定的品節辟之擔夫欲肩輿丐人欲鼎食徒爾勞心竟亦何益嗟夫篡奪之

所由生而大亂之所由起皆恥其分內之不足安而惟見分外者之可貪可欲故也故學者養心先要箇知分知分者心常寧欲常得所欲得自足以安身利用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學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時時留心件件努力便駸駸乎聖賢之域非此二者皆是外物皆是妄爲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

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强健

一切言行只是平心易氣就好

恣縱旣成不惟禮法所不能制雖自家悔恨亦制自家不得善愛人者無使恣縱善自愛者亦無使恣縱

天理與人欲交戰時要如百戰健兒九死不移百折不回其柰我何如何堂堂天君却爲人欲臣僕內款受降腔子中成甚世界

有問客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余笑曰吾內有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可掩之

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貌言誑門下哉

士君子澡心浴德要使咳唾爲玉便溺皆香纔見工夫圓滿若靈臺中有一點汚濁便如瓜蔕藜蘆入胃不嘔吐盡不止豈可使一刻容留此中耶夫如是然後溷厠可沈緇泥可入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旣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力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

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
敬慎之力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
優漸漸自到神聖地位故天道只是箇恒每日定準
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
不綴不急而萬古常存萬物得所只無恒了萬事都
成不得余最坐此病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只有人
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士君子只求四眞眞心眞口眞耳眞眼眞心無妄念眞
口無雜語眞耳無邪聞眞眼無錯識

愚者人笑之聰明者人疑之聰明而愚其大智也夫詩

云靡哲不愚則知不愚非哲也

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麽難做之事功難造之聖神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其有善而彰者必其有惡而揜者也君子不彰善以損德不揜惡以長慝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纔發即見小發即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也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纔爲不善怕汚了名兒此是狥外心苟可瞞人還是要

做纔爲不善怕汚了身子此是爲己心卽人不知或爲人疑謗都不照管是故欺大庭易欺屋漏難欺屋漏易欺方寸難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箇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之道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却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决不怨尤怨尤底人决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果是瑚璉人不忍以盛腐殠果是荼蓼人不肯以薦宗

祊履也人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人不忍以籍其足物猶然而况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以致之何由及之此自修者所當知也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立身行已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麽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也不須與他別白理會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已者也其好善不亟者必無善於已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為已私作惡在他人非

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世人糊塗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却不自想我是堯舜乎果是堯舜眞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悞如何盛氣拒人巧言飾己再不認一分過差耶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横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讐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麽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不難天下相忘只怕一人竊笑夫舉世之不聞道也久

矣而聞道者未必無人苟為聞道者所知雖一世非之可也苟為聞道者所笑雖天下是之終非純正之學故曰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有識之君子必不以衆悅博一笑也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人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以聖賢之道當人易以聖賢之道愼獨難以聖賢之道口耳易以聖賢之道心得難以聖賢之道處常易以聖賢之道處變難過此六難眞到聖賢地步區區六易豈不君子路上人終不得謂篤實之士也

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炙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人卧八埏於襁褓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慾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寬不着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媿衾君子所以養德

愼者之有餘足以及人不愼者之所積不能保身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

是故君子慎所以立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爲自愛者
先占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過不足以白其心則不
爲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
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卽不爲富貴利達而有累於身
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
所爲者無幾矣
與其喜聞人之過不若喜聞己之過與其樂道己之善
不若樂道人之善
要非人先要認的自家是箇甚麽人要認的自家先看
古人是箇甚麽人

口之罪大於百體一進去百川灌不滿一出來萬馬追不回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志不孚

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强改焉萬萬其難矣故三達德不恃知也而又欲其仁不恃仁也而又欲其勇

合下作人自有作人道理不爲別箇

認得眞了便要不俟終日坐以待旦成功而後止

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或問修己之道曰無鮮克有終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

於頭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底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作有損於世底人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謄眞也猶不能無過而况由易之言眞是病狂喪心者

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人到自家沒柰自家何時便可慟哭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物萬事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之是故危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

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若執福善禍淫之說而使之不爽則爲善之心衰矣大段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箇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爲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爲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爲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亾者也天子者

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時畏史官于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無所畏而能成其德者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屑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箇人

少年大病第一怕是氣高

余叅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此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

勸之則曰所値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傪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今人苦不肯謙只要拿得架子定以爲存體夫子告子張從政以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爲不驕而周公爲相吐握下白屋甚者父師有道之君子不知損了甚體若名分所在自是貶損不得

過寬殺人過美殺身是以君子不縱民情以全之也不盈已欲以生之也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只理會自家何等簡徑

各自責則天淸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不逐物是大雄力量學者第一工夫全在這裏做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

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

景是齋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

故檢束五官百體只爲收攝此心此心若從容和順

於禮法之中則曲肱指掌浴沂行歌吟風弄月隨柳

傍花何適不可所謂登彼岸無所事筏也

天地位萬物育幾千年有一會幾百年有一會幾十年

有一會故天地之中和甚難

敬對肆而言敬是一步一步收斂向內收斂至無內處發出來自然暢四肢發事業彌漫六合肆是一步一步放縱外面去肆之流禍不言可知所以千古聖人只一敬字爲允執的關捩子堯欽明允恭舜溫恭允塞禹之安汝止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懿恭武之敬勝孔子之恭而安講學家不講這箇不知怎麽做工夫

竊嘆近來世道在上者積寬成柔積柔成怯積怯成畏積畏成廢在下者積慢成驕積驕成怨積怨成橫積橫成敢吾不知此時治體當何如反也體面二字法度之賊也體面重法度輕法度弛紀綱壞昔也病在法度今也病在紀綱名分者紀綱之大物也今也在

朝小臣藐大臣在邊軍士輕主帥在家子婦蔑父母
在學校弟子慢師後進凌先進在鄉里卑幼軋尊長
惟貪肆是恣不知禮法爲何物漸不可長今已長矣
極之必亂必亾勢已重矣反已難矣無識者猶然甚
之柰何

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毀譽者人司之善惡者
我司之我只理會我司別箇都莫照管

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蕩蕩作空軀殼

業有不得不廢時至於德則自相知以至無知時不可
一息斷進修之功也

淸無事澄濁降則自淸禮無事復已克則自復去了病

便是好人去了雲便便是晴天

七尺之軀戴天履地抵死不屈於人乃自落草以至蓋棺降志辱身奉承物欲不啻奴隸到那靈升於天之上見那維皇上帝有何顏面媿死媿死

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辨明若汚蔑名行閑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作一節之士也要成章不成章便是苗而不秀

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隱惡顯名雖著遠邇而隱惡獲罪神明省躬者懼之

蹈邪僻則肆志抗顏畧無所顧忌由義禮則羞頭愧面若無以自容此愚不肖之恒態而士君子之大耻也

物欲生於氣質

問學

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必相直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其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講學須要如此無堅自是之心惡人相直也

熟思審處此四字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此四字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此四字德業之成務深憂過計此四字德業之終務

靜是箇見道的妙訣只在靜處潛觀六合中動的機括都解破若見了還有箇妙訣以守之只是一一是大根本運這一却要因時通變

學者只該說下學更不消說上達其未達也空勞你說其旣達也不須你說故一貫惟參賜可與又到可語地位纔語又一箇直語之一箇啟語之便見孔子誨人妙處

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做底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麼用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葢藏不了此鬼神之

所把握風雷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鳥獸得此可爲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或問孔子素泣而行非政不謀而儒者著書立言便談帝王之畧何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修齊治平此時便要理會故陋巷而問爲邦布衣而許南面由求之志富强孔子之志三代孟子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曾便到手但所志不得不然所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要知以箇甚麽苟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要知此是甚麽大人之事備矣要知備箇甚麽若是平日如醉夢一不講求到手如痴呆胡亂了事如此

作人只是一塊頑肉成甚學者即有聰明材辨之士不過學眼前見識作口頭話說粧點支吾亦足塞責如此作人只是一塲傀儡有甚實用修業盡職之人到手未嘗不學待汝學成而事先受其敝民已受其病尋又遷官矣譬之饑始種粟寒始紡綿怎得奏功此凡事所以貴豫也

不由心上做出此是噴葉學問不在獨中慎起此是洗面工夫成得甚事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

功總來是一箇念頭

上吐下瀉之疾雖日進飲食無補於憔悴入耳出口之學雖日事講究無益於身心

天地萬物只是箇漸理氣原是如此雖欲不漸不得而世儒好講一頓字便是無根學問

只人人去了我心便是天清地寧世界

塞乎天地之間儘是浩然了愚謂根荄須栽入九地之下枝稍須插入九天之上橫拓須透過八荒之外纔是箇圓滿工夫無量學問

我信得過我人未必信得過我故君子避嫌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誠惻怛之意如火熱

氷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學問第一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些子事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只一部千字文終身受用不盡要不體認卽三墳以來卷卷精熟也只是箇博學之士資談口侈文筆長盛氣助驕心耳故君子貴體認
悟者吾心也能見吾心便是眞悟
明理省事此四字學者之要務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

下人尤可笑也

學者大病痛只是器度小

識見議論最怕小家子勢

默契之妙越過六經千聖直與天談又不須與天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一箇耳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箇誠僞學術要辨箇邪正政術要辨箇王伯總是心術誠了

別箇再不差

聖門學問心訣只是不做賊就好或問之曰做賊是箇自欺心自利心學者於此二心一毫擺脫不盡與做賊何異

脫盡氣習二字便是英雄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天是我底天物是我底物至誠所通無不感格而乃與之扞隔抵牾只是自修之功未至自修到格天動物處方是學問方是工夫未至於此者自媿自責不暇豈可又萌出箇怨尤底意思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的欠了在我的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勸學者歆之以名利勸善者歆之以禍祥哀哉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閒雜書休讀邪

姑書焚之可也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其不可知則鑿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豔時

萬仞崚嶒而呼人以登登者必少故聖人之道平賢者之道峻穴隙迫窄而招人以入入者必少故聖人之

道博賢者之道狹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心有所以汲汲皇皇者而後其德進其業成故曰鷄鳴而起舜蹠之徒皆有所孳孳也無所用心孔子憂之曰不有博奕者乎懼無所孳孳者不舜則蹠也今之君子縱無所用心而不至於爲蹠然飽食終日惰慢彌年既不作山林散客又不問廟堂急務如醉如痴以了日月易所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果是之謂乎如是而自附於清品高賢吾不信也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勵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怠惰時看工夫脫畧時看點檢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麽行箇甚麽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

聖人以見義不爲屬無勇世儒以知而不行屬無知聖人體道有三達德曰智仁勇世儒曰知行只是一箇不知誰說得是愚謂自道統初開工夫就是兩項曰

惟精察之也曰惟一守之也千聖授受惟此一道蓋不精則爲孟浪之守不一則爲想像之知曰思曰學曰致知曰力行曰至明曰至健曰問察曰用中曰擇乎中庸服膺勿失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曰知及之仁守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自德性中來生死不變自識見中來則有時而變矣故君子以識見養德性德性堅定則可生可死

昬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去此二字不得做不出一分好人

學問之功生知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

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
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
中而已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
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
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
腸眞正學問爲學爲政之得眞味也
進德修業在少年道明德立在中年義精仁熟在晚年
若五十以前德性不能堅定五十以後愈懶散愈昏
弱再休說那中興之力矣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

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耻如何
驕得人

有希天之學有達天之學有合天之學有爲天之學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脚處是恭而安

小家學問不可以語廣大溷障學問不可以語易簡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沉思求之無厭無
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

爲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

學者萬病只一箇靜字治得

學問以澄心爲大根本以愼口爲大節目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

得而乘之

無所爲而爲這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來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己所獨知儘是方便人所不見儘得自由君子必兢兢然細行必謹小物不遺者懼工夫之間斷也懼善念之停息也懼私欲之乘間也懼自欺之萌蘖也懼一事苟而其餘皆苟也懼閒居忽而大庭亦忽也故廣衆者幽獨之證佐言動者意念之枝葉意中過獨處疎而十目十手能指視之者枝葉證佐上得之也君子柰何其慢獨不然苟且於人不見之時而矜持於

視爾友之際豈得自然豈能周悉徒爾勞心而愼獨君子已見其肺肝矣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外面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痴若病華衣

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
尤貴知學

天地萬物其情無一毫不與吾身相干涉其理無一毫
不與吾身相發明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耻其無能也諱
之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
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
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
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

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捄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脚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念雜要挺身自拔須是有萬夫莫當之勇死而後已之心不然終日三五聚談焦脣敝舌成得甚事

役一已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涵養不定底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尚

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自無難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勉强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髀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嘆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嘆事業之未成放

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貪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嘆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眞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亾之念踐形盡性之心也嗚呼不患無時而患棄時苟不棄時而此心快足雖夕死何恨不然即百歲幸生也

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氷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氷必舒徐

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紓徐而後温温爲沸湯又必待舒徐而後竭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躁心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已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却以胷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

與人爲善眞是好念頭不知心無理路者淡而不覺道不相同者拂而不入强聒雜施吾儒之戒也孔子啟憤發悱復三隅中人以下不語上豈是倦於誨人謂兩無益耳故大聲不煩奏至教不苟傳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津涯以鹵莽之心思而欲

探其蘊奧豈了難哉故學貴有擇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此心默契千古便是眞正學問

善學者如鬧市求前摩肩重足有一步便緊一步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萬善俱足若只作一種人硜硜自守沾沾自多這便不長進

大學一部書統於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於修道兩字

學識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須是衝開要一點礙不得涵養一分不到便有一分氣質譬之燒炭成熟一分木

未透便是一分煙不止須待灼透要一點烟也不得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權度之於輕重短長一毫掩護不得

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便有幾分工夫心平氣和人遇事却執持擔當毅然不撓便有幾分人品

學莫大於明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

一率作則覺有意味日濃日艶雖難事不至成功不休一間斷則漸覺疎離日畏日怯雖易事再使繼續甚難是以聖學在無息聖心曰不已一息一已難接難

起此學者之大懼也余平生德業無成正坐此病詩
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吾黨日宜三復之
堯舜禹湯文武全從不自滿假四字做出至於孔子平
生謙退冲虛引過自責只看著世間有無窮之道理
自家有未盡之分量聖人之心蓋如此孟子自任太
勇自視太高而孜孜向學欿欿自歉之意似不見有
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
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
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
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
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

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着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性躁急人常令之理紛解結性遲緩人常令之逐獵追奔推此類則氣質之性無不漸反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二分寒暑之中也晝夜分停多不過七八日二至寒暑之偏也晝夜偏長每每二十三日始知中道難持偏氣易勝天且然也故堯舜毅然曰允執蓋以人事勝

耳

裏面五分外面只發得五分多一釐不得裏面十分外面自發得十分少一釐不得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不誠無物

休躡着人家脚跟走此是自得學問

正門學脉切近精實旁門學脉奇特元遠正門工夫戒愼恐懼旁門工夫曠大逍遥正門宗指漸次旁門宗指徑頓正門造詣俟其自然旁門造詣矯揉造作

或問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是天則否曰聖人發出來便是天則衆人發出來都落氣質不免有太過不及之病只如好生一念豈非惻隱至

以麫爲犧牲便非天則

學問博識强記易會通解悟難會通到天地萬物爲一解悟到幽明古今無間爲尤難

強恕是最拙底學問三近人皆可行下此無工夫矣

王心齋每以樂爲學此等學問是不會苦的甜瓜入門就學樂其樂也逍遥自在耳不自深造眞積憂勤惕厲中得來孔子之樂以忘憂由於發憤忘食顏子之不改其樂由於博約克復其樂也優游自得無意於懽忻而自不憂無心於曠達而自不悶若覺有可樂還是乍得心着意學樂便是助長心幾何而不爲猖狂自恣也乎

余講學只主六字曰天地萬物一體或曰公亦另立門戶耶曰否只是孔門一箇仁字

無慎獨工夫不是眞學問無大庭效驗不是眞慎獨終日嘵嘵只是口頭禪耳

體認要當出悅心眞味工夫更要進到百尺竿頭始爲眞儒向與二三子暑月飲池上因指水中蓮房以談學問曰山中人不識蓮於藥鋪買得乾蓮肉食之稱美後入市買得久摘鮮蓮食之更稱美也余嘆曰渠食池上新摘美當何如一摘出池眞味猶漓若卧蓮舟挽碧筩就房而裂食之美更何如今之體認皆食乾蓮肉者也又如這樹上胡桃連皮吞之不可謂之

不喫不知此果須去厚肉皮不則痲口再去硬骨皮不則損牙再去瓤上粗皮不則澁舌再去薄皮內萌皮不則欠細膩如是而漬以蜜煎以糖始爲盡美今之工夫皆囫圇吞胡桃者也如此體認始爲精義入神如此工夫始爲義精仁熟

上達無一頓底一事有一事之上達如灑掃應對食息起居皆有精義入神處一步有一步上達到有恒處達君子到君子達聖人到湯武聖人達堯舜堯舜自視亦有上達自嘆不如無無懷葛天之世矣

學者不長進病根只在護短聞一善言不知不肯問理有所疑對人不肯問恐人笑巳之不知也孔文子不

恥下問今也恥上問顔子以能問不能今也以不能不問能若怕人笑比德山捧臨濟喝法壇對衆如何承受這般䕶短到底成箇人笑之人一笑之恥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兒曹戒之

呻吟語卷之二終



